

池莉最新精品集

池莉 / 著

越
清
纯
越
好

有了性福你就喊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越清纯越好

——找到性福你就喊

池莉 著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清纯越好/池莉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

文艺出版社, 2003. 10

ISBN 7-80647-511-7

I. 越… II. 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2137 号

越清纯越好 / 池莉

责任编辑 许洁

特约编辑 任春

装帧设计

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: 330006

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邮编: 330025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开本

印张 14

字数 300 千字

书号 ISBN 7-80647-511-7 / I · 321

定价 26.80 元

谁是谁的福音

自序

(一)

这故事写到最后，我还是让陈重死了。之前想过多种结局，让他离开或者重新振作，还有一个是复归主义的：他站在楼下，等待他的前妻下楼，一如多年前，他在夕阳校园里等待他的女朋友。但最后我认为他还是该死，不得不死。

死亡是我一直钟爱的主题，因为它是最结局，也是一切结局，借用小说中李良的话：死亡其实是生存的惟一目的。

跟一般人的理解不同，我认为陈重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他的性格，而仅仅缘于生存本身。因为苦难如此深重，所以生存越发可疑。

陈重死在平安夜，死在耶稣慈祥的目光里，这种结局有点讽刺意味，但它可能更接近真理：任何伟大的时刻都会有人死去。在人类的困境里，上帝是个下岗职工，他的仁慈和他的话同样值得怀疑。



(二)

生活是一枚不可解剖的蛋。把壳打破，汤汤水水一塌糊涂。我以前有个坏习惯，喜欢站在路边看过往行人，每走过一个衣着光鲜的人，我就会在心里揣测，这光鲜的衣着之下，会不会有大面积的红肿溃烂。现在我把这习惯改掉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答案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中说：每个人都是可以收买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眼前的人多么神圣、多么庄严，脑门上都或明或暗地贴着一张价格标签。

我们，不过是，卑微的生灵；以及这卓微的生存。

(三)

爱情是那个蛋最脆弱的一部分，它不是不好，但一定不能去搅动它。

我经常做这种试验：给你一千万，让你背叛你的爱人一次，你愿不愿意？一个亿呢？电影《不道德的交易》中，黛咪·摩尔做了，做完之后又很痛苦，我对这种痛苦保留意见。

第二个试验是：把你最心仪的男人(或女人)跟你关在一个房间里，他来勾引你，你会不会背叛你的爱情？

为金钱出卖爱情，为了欲望出卖爱情，陈重就是这么干的。很多人都批评他，但很显然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。

(四)

当我在陈重的生活里徘徊不去，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：信仰消亡之后，谁是我们的福音？

诺亚带领他的一家八口上了那条船，身后洪水滔天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越了红海，身后洪水滔天。每一次救赎都是人间的洪水滔天。

陈重在洪水中浮沉不定，辗转呼号，但他注定攀不上那只歌斐木之舟，沉沦是无法摆脱的宿命，他，我们，一切人。

当我死后，不再盼望救赎。我只是洪水中渐渐沉没的一粒微尘。



1

下班后，赵悦给我打电话说西延线又开了一家火锅店，问我去不去尝新鲜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浅薄啊，就知道吃，跟猪有什么分别？我那天火气很大，总公司提拔董胖子当了总经理，这厮和我同时来的，长得跟猪头一样，屁本事没有，就知道拍马逢迎。我今后居然要在这种鸟人手底下干活，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。赵悦在电话里哼了一声，说你要是 不去我可跟别人去了啊，我说随便你，你想跟人上床我也不反对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想赵悦摔电话时用的力气可真不小。

在电话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我知道自己有点过分，赵悦没有错，但我就是不想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挟着皮包走出来，三月的成都到处烟尘飞扬，让人烦躁。我到路边的烟摊上买了一包贡品娇子，盘算着该去哪里过完这个郁闷的周末之夜。想了半天还是去找李良。

李良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第二年就把公职辞了，专职炒期货，不到两年就弄了三百多万。有时候我想命运这东西你不信也不行，上学时怎么也看不出李良有投资的本事。他那会儿净围着我转了，像个小跟班。

我估计他这时候不是在睡觉就是在麻将桌上。麻将是他惟一热爱的体育运动，大学时曾经连续作战37个小时，输光所有钱和饭票后，拍拍屁股对我说：“陈重，借我十块钱，我去吃点东西。”然后就听说他昏倒在校门口的小馆子里。

我赶到时桌上已经坐了四个人了。三男一女，除了李良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李良看见我，叫了一声傻逼，说冰箱里有啤酒，客厅里有影碟，卧室的床头柜里有个自慰器还没用过，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，另外三个人都笑。我说日你祖宗，走到牌桌旁买了两匹马，问：“打多大？”坐在李良对家的小姑娘告诉我，五一二，我摸了一下口袋，那里还有一千多块，估计足可以应付了。

李良给我介绍那三个人，两个男的都是外地的，来跟李良探讨炒期货的经验，小姑娘叫叶梅，是个包工头儿的女儿，正式名称叫什么建筑公司。我开了一

罐蓝剑啤酒，走过去看她的牌，叶梅穿一件红毛衣，下身穿一条紧身牛仔裤，胸部丰满，腰肢纤细，两条修长的大腿轻轻颤动着，我的胯下马上就有了反应，赶紧喝口啤酒压住。

打了几把之后，李良起身让我，去鼓捣他那一堆音响器材去了。我刚坐上桌，就点了叶梅一个清一色，两百。然后手气就一直不顺，一把没胡过不说，不是被人自摸就是我点炮，几圈下来，1000多块就折腾光了。我叫李良，“再拿1000块来”，他嘟哝了一句，把钱包扔过来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。

赵悦问我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打麻将。”

“挺快活啊。”她的口气冷冰冰的。

我说还行，顺手扔出去一张六条，赵悦在电话里继续冷冰冰地问：“今天晚上是不是不回来了？”我说可能要打通宵，让她不用等我，赵悦一声不发就把电话挂了。

接完电话后，手气开始好转，连连自摸，清一色，碰碰胡，而且几乎每一把都有一个加番的“根儿”，两个家伙咒我，说牌旺人不旺，小心老婆出事，我光笑不说话，一把一把地往裤袋里塞钱。到半夜三点钟，我

第四次把一副清一色的牌撂下时，叶梅站起来说：“不打了不打了，今天的牌出鬼了，没见过手气这么好的。”

盘点一下战果，除了原先的1000多全部回笼，我还另外赢了三千七，相当于我大半个月的工资。顿时心里一阵舒畅，倒了两杯果汁，递了一杯给叶梅，然后坐在沙发上背诵李良的诗：“生活突如其来，真他妈的。”这厮大学时跟我一起参加文学社，我当社长他写诗，骗了不少文学女青年，所以睡我上铺的王大头说我们俩“双手沾满处女的鲜血”。

这个钟点比较讨厌，要睡睡不着，回家吧，肯定会惊醒赵悦，向她汇报行踪，跟着吵上一架，邻居们早就对我们的半夜歌声和摔碗声烦透了。要是不回家又没处可去。我叫李良的外号，“你娘，走，哥哥带你喝酒去，顺便送美女回巢。”

李良把车钥匙扔给我，打着哈欠说他不去了，让我送两位哥哥回酒店，送叶梅回家。出门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叶梅，“跟这厮在一起小心点，他不是好人，有个外号叫摧花和尚。”叶梅笑着问他有没有菜刀剪子什么的，李良说不用，“他要敢起色心，你就踢他裤裆。”

凌晨的成都格外安静，经过青羊宫时，我突然想起和赵悦第一次来这玩的情景，我们俩闭着眼去摸墙上鲜红的“寿”字，我摸到了那一撇，赵悦摸到了那一点。我说：“你一定能长寿，‘寿’字的鸡巴都被你摸到了。”她笑得花枝乱颤。这个时候，赵悦该睡熟了吧，她一定开着灯，抱着我的枕头，嘴里还哼哼唧唧的。有一次我出差回来，轻轻地走进屋里，她就这副模样。

叶梅拿出一支娇子点上，问我：“陈哥是不是想到情人了？笑得鬼头鬼脑的。”我说是啊是啊，我正在想你呢，一会把两位哥哥送到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她说我可遭不住嫂子的耳光。我笑笑，心里邪恶地想，只要遭得住哥哥的鸡巴就行呗。

我对性诱惑一直缺乏抵抗力，李良有一首诗说的就是我：

今夜阳光明媚
与荷尔蒙一起飞舞
成都，你的肌肤柔软
如我忧伤心情
在上帝的笑容里裸体行走
三月的盐市口我无可选择

无可选择就是从不选择的意思，李良不止一次批评我“连母猪都不放过”。然后开始掰着手指头数论据：大学里黑糙的体育老师、体重三百斤的酒楼老板娘、丑得让人跌倒的肥肠店服务员，还有一个爱吃大蒜的炸油条姑娘。每当这时我就批评他不懂欣赏女人，体育老师光是海拔就让人景仰，有1米77，绰号黑牡丹酒楼老板娘珠圆玉润，简直就是杨贵妃再世；肥肠店服务员身材绝对魔鬼，胸围36F，走平路都会仆倒，脸没着地胸先到。“你没觉着我的油条情人特别像咱们班的丁冬冬？”李良没话说了就会嘟囔一句，“烂人，你倒真不挑剔。”

送走两个男牌友，就剩下我和叶梅两个，我故意把车开得极慢，歪着头看她。叶梅在我的注视下开始不自然，脸慢慢红了。我“嗤”地笑了一下。叶梅有点生气：“笑啥子？”我直奔主题，问她是不是处女。她狠狠地瞪我一眼，说后悔没从李哥那里拿一把刀子，“一刀割了你！”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跟你讨论这么技术性的问题，就表示她不反感你的勾引，而且据说深夜是女性防御最薄弱的时候。我借口倒视镜的角度不够，停下车，紧贴着叶梅的身体去调整镜子的角度，她微微抖了一下，但没有躲开，我顺手搂住了她的细腰。叶梅抗议：“你好歪哦，你再这

样我下车了啊。”我长叹一声，把手抽回来。叶梅小声说“谁让你赢老子的钱。”我听见这话后心中狂喜，把她一把搂过来，跟着嘴也贴了上去。

2

在我的眼里，成都像一个百家混居的大杂院，我初中时住在金丝街，离香火茂盛的文殊院只隔百十米，经常随父母去烧香，跟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喝茶聊天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，不经意间一天天过去了，父母老了，我也已经长大。成都的生活如此平淡和缺乏细节，以至于我觉得所有文学和戏剧都是虚构的。

送叶梅回家后，我累坏了，内裤上冷冰冰的一团，显然是刚才没清理干净。叶梅似乎对我的表现也不尽满意，下车时态度冷冰冰的，让我很沮丧。我把车开到温哥华广场的地下停车场，把座椅放平，躺在上面就睡了过去。

醒来后腰酸背疼，看看表还不到九点，有个家伙敲敲我的车窗，问我有没有备用机油，我打开尾箱提

出一桶来说给你了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之一，李良这辆奥迪 A6 上至少还有十几桶。想起公司业务我就郁闷，这几年我至少为公司贡献了三个亿的销售额，二千万的纯利润，董胖子屁也没干居然还爬到我的头上。

今天的成都阳光刺眼，像所有习惯夜生活的人一样，我本能地逃避太阳。《四川法制报》这期有一篇文章说“黑暗的东西永远见不了光”，我想我如今也成了社会阴暗面了。而就在几年前，同一个我还是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呢。车载 CD 里传出许美静忧伤的歌声，“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……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……烟花会谢，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”突然想起赵悦，心中有点疼，就到人民商场的黛安芬专柜给她卖了一套调整型内衣，花了七百多。赵悦说她这几年缺少运动，乳房有点下垂。其实我一直都不会体贴人，看看身上的名牌西装，都是她替我添置的，心里很为昨天的事感到内疚。

赵悦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神情专注，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。我把黛安芬放下，转身进卫生间放水冲凉，出来后看见她脸朝里躺在床上，我抱了她一下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接着我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睡梦中听见赵悦在旁边接电话，“我老公在家呢，说话不方便，你改天打给我吧。”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，问她：“有情人了？”赵悦老老实实地点头。我说不错啊，长出息了。赵悦笑笑，说人总是要进步的嘛。我问那厮干什么的，赵悦说是企业家。我坐起来拍拍她的脑袋，“咱们说好了，骗到钱分我一半。”赵悦说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。我说明明白白，咱们家的政策就是鼓励外遇，争创汇嘛。

赵悦也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比我低一届，是92级的三朵校花之一。我们学校当时经常有社会上的小痞子进来骚扰，赵悦和前男友在树林里亲热时，被小痞子们逮着现行，男朋友裤子没穿利落就跑了，据说刚回宿舍，避孕套就从裤腿里掉了出来。赵悦正打算闭上眼睛接受凌辱时，我和王大头喝酒归来，跟那帮家伙一番力斗，保住了赵悦的名节。我相信每个男人看到当时的赵悦都会想人非非，她只披着一件衬衫，内裤褪到膝盖处。王大头后来推测，说赵悦和她男朋友一定擅长后进式，学名叫作“隔山取火”。如果赵悦不是我的老婆，我一定很愿意回忆这段往事，换个说法，如果早知道赵悦会成为我的老婆，我当时还会不会行侠仗义，就值得研究。李良经常说我的生活充满悖论，主要指的就是爱情。到现在赵悦还不敢见王大头。

我并不认为赵悦生性放荡，大学里交几个男朋友，有几次婚前性行为，都不算是人生污点。事实证明赵悦从那以后一直是个淑女，温柔体贴，对我忠心不二。但我还是一想起那天的事就心里犯堵。生活啊，你只需要知道概况，不能深究细节，把一切都看清楚了，活着也挺没劲的。我发这番感慨是有依据的，董胖子有个朋友，在水碾河搞了一个换妻俱乐部，每个人都在那里弄别人的老婆，同时也看着自己老婆被别人弄，据说90%以上的夫妻出来后都直奔民政局。

不过赵悦在这一点上特别没出息，老辩解说她那是第一次，还遮遮掩掩地暗示没有完全进去。当你表达了你的宽容，而对方却说根本不需要你的宽容时，真是够火大的。于是我改变了策略，先安慰再教育，最后进行严厉打击，让赵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“第一次也好，第一百次也好，性质相同，你知道我从来都不重视数量；全进去还是进去一半或者只是在外围打转，都是性交，你知道奸淫幼女什么标准吗？触摸说——只要碰着了就算！”

社会学家研究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研究我这种“明知绿帽还要戴”的丈夫的心理的，我常常想我在外面经常性的淫乱，会不会是出于潜意识的报复心理？但说起来也没什么可报复的，我在认识赵悦前至

少有过三四个女人，体育老师就是其中之一，和赵悦谈恋爱之后，有一次上完体育课，我们还在一台“健翔”牌健身器上发生了关系。

对赵悦自称有情人这事，我没有过多去想。女人嘛，总是会用一些小把戏来引起别人的关注，《围城》中的苏文纨想通过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的斗志，结果没有成功。我对赵悦虚构的企业家也缺乏兴趣，赵悦说总有一天她会带来给我看看，我说他要是真敢来，我一定“奋然大怒，勃起还击”。

3

总公司派了几个人来对前任总经理进行离任审计，顺带做一下政治思想工作，通知我们开全员大会，200多人把会议室都快撑爆了。会上一个太监模样的家伙絮叨了半天，告诫我们要忠诚，多奉献，少索取，不但任劳，而且任怨。有一句堪称经典，“对工作坚韧不拔，对利益淡泊宁静”，我想直娘贼的太监，还想拿我们当牛马使唤啊？都是打工的，你装什么大馅包子？然后就听见他点我名：“陈重经理是公